



桂花园记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熊昕



南川城区桂花园已不存在了。那园子，是乾隆八年修建的，算到今天，已经历了280多年的风霜雨雪。园子四周的土墙，是用糯米浆混着黄泥夯实的。墙上嵌着笨重的沉甸甸的清代厚砖，一块块默然无语，仿佛凝固了的时间。围墙内，是一圈木质的吊脚楼。老旧的木楼，栏杆与板壁都褪成了灰褐色，风雨在上面蚀出无数细密的裂纹，如同写满了无人能懂的篆书。人走在楼上，脚步稍稍重些，那楼板便要“吱嘎”地应和一声，悠悠的，带着些空洞的回响，像是从岁月的深井里泛上来的一个叹息。

我在当时居住的，便是这楼上的其中一间。推窗望去，楼底下是一个方形的天井。天井里没有铺砖石，有少许炭花和一些黄色泥地，日子久了，走得光溜溜的，雨天是一洼洼的泥泞，晴天则又泛起一层薄薄的灰尘。

天井的中央，有两棵看上去极有精神的树。一棵是古桂，据说比这园子的年纪还要大些，枝叶蓊郁得像一团墨绿的云；另一棵是皂荚树，树干粗壮得需两人合抱，枝丫却倔强地峭楞楞地直指天空，像一双质问苍天的大手。

那时候的日子，便是在这两棵老树的荫下，一日日地过来的。每日的生计，都离不开“提”与“搬”两个字。做饭



秋天的雨，总是来得猝不及防，倾泻而至的雨，洗尽夏日酷暑的热，也洗掉天空的蓝，仿佛非要制造什么仪式感来记住这次出行。雨幕中，我随重庆新闻媒体作协的采风团乘高铁，听车行的呼啸声破空向前，40多分钟便从中心城区来到垫江。

这是一片古老的土地，早在商周时期，先民便已在这里繁衍生息，因此这里是被联合国地名专家组授予的“千年古县”；这里是渝州的腹部，是酒神少康在酣醉时的卧眠之地。时间的定义在这里，早已延绵成人杰地灵、文化昌达的近义词。

说酒神眷顾，绝非我的妄言。众所周知，好酒出自好山水之间。垫江全境范围内，龙溪河、桂溪河、回龙河蜿蜒盘桓其中，秀美了这里，也哺育了这里。

雨中的桂溪河，水流湍急。在激流的冲刷下，河面升腾起薄薄水雾，如酒液初酿时袅袅蒸腾的香气。站在平桥往下看，鱼鳅石在雨帘中若隐若现，宛如沉睡的醉者脊背，驮着岁月的苔痕与河神的低语。当地人说，每逢汛期石上水纹翻涌如发酵气泡，恰似酒醅在瓮中呼吸。这方水土的灵气，原是藏在石头褶皱里的——连沉默的岩层都浸透千年的醇意，何况人乎？酿酒，就成了顺理成章的故事。

垫江咂酒，是在这块土地上用优质高粱发酵制作而成的一种低酒精含量的饮料。据《华阳国志》《后汉书》等文献记载：咂酒与中华文明同步，起源于秦汉前古都车骑城，这城就在现在的重庆地域内。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中所云的“秦蜀人杂麻酒，用稻麦黍秫，药曲小婴封酿而成，以筒

用的是废旧铁桶黄泥糊的蜂窝煤炉，一个个乌黑的煤球，整齐地码在墙角。生起火来，总有一缕呛人的煤烟味，混着老屋里终年不散的潮气，氤氲在空气里，成为一种固定的背景。水，则是到天井里唯一的水龙头下去接。一只白铁皮桶，沉甸甸地提上楼，一步一顿，桶里的水便晃荡着，溅出些清亮的水花，落在灰暗的楼梯上，旋即又被吸吮得无影无踪。

最难忘是吃饭的时候。若在夏日，便将一张小桌搬到天井里，借着那皂荚树筛下的一点碎光；若在冬日，或逢着风雨，便只能囿在屋里那盏昏黄的灯下。吃饭时，是不能大意的。忽然一阵风过，穿堂入室，摇动了梁上的积尘，那便是麻烦的开始了。但见灯光里，无数细小的金色的尘芥，纷纷扬扬地像一场无声的迷离的雪，从我们头顶慢悠悠地飘落下来。有时落在碗沿上，有时直落到那热气腾腾的菜汤里，点染开一圈极细微的涟漪。起初还要皱眉，要叹息，日子久了，竟也习惯了。只拿筷子轻轻拨开，或者连拨也懒得拨，便就着那数百年的风尘，一同咽下肚去。那尘土，想是这老屋的呼吸，是木头的朽味，是青瓦的霜华，也是那两棵老树，在风里窃窃私语时抖落的鳞甲。

书院中学，静卧在城市一隅。有人

吸饮。”就真切地为我们留下了咂酒的古老制法与饮用风俗。咂酒有着4000年的历史，是中华悠久酒文化的“活化石”。现在，我们将去寻找它的踪迹，咂摸那口深藏于时光之中的醇香。

抵达永安镇时，雨势渐歇。梅咂酒酒坊的第十四代传人带我们走进酒窖。当她掀开酒缸封泥的刹那，一股浓烈醇香扑面而来，似有百年积淀的呼吸喷薄而出。那香气如古卷展开，带着谷物与时间交融的深邃气息，萦绕鼻尖，直抵心脾。墙上的“非遗”字样，在幽暗的光线下泛着微润的光泽，诉说着家族代代相承的秘密。酒香萦绕在每一个人的衣襟与发梢，家族十四代的光阴仿佛凝于一瞬。

我好奇地捻起一粒被酒曲充分浸泡的高粱粒，指腹间传来微温的湿润，仿佛触摸到岁月发酵的脉搏。像是受不住诱惑似的，我把高粱粒放入口中，舌尖轻碾间，谷物的甘香与微酸在口腔中徐徐铺展，让我这个不善酒之人居然有了酒魂初醒的萌动。《齐民要术》有言：“曲为酒之骨”，一粒入瓮，便引五谷涅槃，化凡醪为琼液。此刻，它静卧在我的掌心，不语却似千言——那是少康遗韵，是桂溪河畔草木精魂与人间烟火共酿的秘语。

不胜酒力的我，在这缕醇香中恍然读懂了生活的另一种形态——它不在沙漏里，不在钟摆上，而在这一缸静默发酵的琼浆中缓缓呼吸。每一滴咂酒，都是山河与酒坊主人共酿的时间信物，人口虽淡，却让人生的风霜骤然醒转。当竹筒轻触酒液，唇齿间漾开微温的甘醇，恍如春溪漫过石隙，初觉清浅，继而回甘如

说它是有来历的，可追溯至1812年的南郡书院，这里出过举人、进士。从有关史料和学校改建时创出的残碑漫漶不清的字迹推断，这所学校也有200多年的历史。想想，百多年前，那些穿着长衫的学子，大约也是在这同一片天地间，诵读着“子曰诗云”。他们或许曾见证过这桂花园鼎盛时期的模样？那时的桂花，想必开得更繁密些，香气也更放肆些吧。

后来，我便离开了学校。因生计所累，几经辗转，这桂花园的旧居，便只有在我记忆的深处，偶尔浮上来，带着煤烟尘土与皂荚的清苦气味。

直到前些日子，兜兜转转我重访故地。穿过那些熟悉的，如今已显得整洁亮丽的街巷，走到书院中学的门前，我几乎认不出了。那堵斑驳的土墙，早已不见了踪影，代之而起的是铁艺的栏杆，疏朗而明快。放眼望去，目力所及是崭新的塑胶运动场，静静的廊道里两旁，是几幢崭新的以白色与浅灰为主色调的教学楼。分别是弘道楼、明德楼、成已楼和静雅楼，楼不高，却挺拔，巨大的玻璃窗，将午后的阳光反射成一片明晃晃的充满希望的亮色。

我走了进去。脚下的青石板，平整得没有一丝波澜。墙壁雪白，能闻到淡淡的，新刷的涂料的味道。正是上课时分，偶尔从某一扇紧闭的门里，流泻出教师清越的讲课声，或是学生们齐声诵读的篇章。那声音，是纯粹的，清亮的，像一道潺潺的溪流，毫无挂碍地在这崭新的空间里流淌。我踱到一间教室的窗外，悄悄向内望。里面的孩子们，穿着统一的校服，坐得笔直。他们的课桌是崭新的，黑板是墨绿的，可以推拉的，头顶的日光灯，明晃晃地照着每一张年轻而专注的脸。没有掉落的扬尘，没有昏暗

的灯光，只有知识，像光一般，均匀地洒在每一个角落。

这自然是极好的。窗明几净，书声琅琅，这不正是我们当年在煤烟与尘土里，隐隐盼望的明天吗？孩子们在这样的地方求学，是一种福气。

我最终又绕到了学校后面，门外老旧居民房还保留了一部分。吊脚楼早已拆了，剩下的一幢靠民居的楼房，改成校史馆，玻璃柜里泛黄的教案本，铁皮铅笔盒与智能教学平板并列陈列，像一部立体的教育变迁史。那棵皂荚树还在，四周用黑色的大理石围住，树上还挂有二级古树的牌子。看上去，似乎比记忆中更高大了一些，苍黑的树皮皴裂着，默默地承接新时代的阳光雨露。

黛瓦白墙的新教学楼在绿树成荫中若隐若现，一时竟让人有些恍惚。风又从远处吹过来，拂过百年香樟树，也拂过那棵古老的皂荚树。我忽然想，那飘进碗里的扬尘，固然是令人烦厌的，但那或许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历史馈赠。它让我们在懵懂的年纪，便尝到了时间那沉郁得无法拂去的味道。而今，这味道是被擦去了，被明亮的灯光光洁的墙壁彻底地驱散了。孩子们碗里盛的，是纯粹的、洁净的食粮；他们耳中听的，是纯粹的、清亮的书声。

这自然是好的。只是我这旧人，站在这崭新的天地里，鼻尖却仿佛又萦绕起那股熟悉混合的煤烟和湿土与老木的气味。那气味，沉郁而质朴，竟让我有了一种想落泪的感动。

那棵皂荚树，在微风里，轻轻摇动着它无数细小的叶子，发出“沙沙”的声响，像是在对过往的追忆，又好像是在为今朝吟唱……

在永安，咂摸出生活的微醺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张蓓

潮。那滋味不争不显，在喉间铺展出一片古老原野：有秦时月照高粱的清香，汉时曲酿入瓮的沉郁，更有桂溪河年年涨落浸入泥中的低吟。它不似烈酒焚身，反倒以柔韧之味牵出记忆深处的根脉，让人在刹那恍见先民围瓮吸饮的篝火，听见酒歌随桂溪河飘远的余韵。一咂之间，几千年未曾冷却的文明体温，正悄然渡入血脉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明白，咂酒从未只是解渴的饮饈，而是大地封存的言语，是农耕文明最柔软的史诗。它以时间为曲，以山川为引，将一代代人的晨昏与劳作悄然凝入瓮中。每一次启封，都是一场与古人的对饮；每一口回甘，都是血脉深处的文化共鸣。

所以，它是待客的最高礼遇，是主人家对客人最隆重的款待。瓷酒罐递出那一刻，不单是酒液流转，更是将一方水土的魂魄交付于彼此。酒液入喉，仿佛整条桂溪河在血脉里悄然回流，带着春泥的润、夏阳的炽、秋露的

清、冬雪的沉。这并非单纯的味觉体验，而是灵魂被轻轻叩击的震颤——一坛酒，封存的是族群的记忆，是季节轮回的密语，是无数双粗粝之手在天地间写下的无声诗行。

终于，我醺醺然而行步微踉。醉了！在一口一口咂着咂酒的微醺里。不不不，不是咂酒袭我，我是被这方土地的热情熏醉。脚步踏过桂溪畔的青石，夜风拂面，耳畔似有远古的歌谣随水声低回。手中的酒罐已空，余甘却在喉间萦绕不散，像一段未尽的对话，与大地、与先民、与流转千年的气息悄然相认。

那余味在喉间缓缓沉淀，竟化作一种久违的安宁。在永安，饮罢咂酒，咂摸出生活的一缕微醺来。

